

再沒有限期

6E 劉詠琪

「媽媽，你看看，這棵樹要枯了。」

枯黃的樹葉鋪滿了一地，似是一張金黃色的地氈，為這個秋意盎然的黃昏，再增添幾分純樸的氣息。和暖的陽光帶走幾分涼意，我的女兒踏着輕快的腳步，轉眼間來到這棵老樹前，氣喘吁吁地喊着。

她眸子裏閃過了一刻躍動，稚氣粉嫩的嘴唇咬住了一份好奇，我朝着她的方向望了過去。在這棵交織着風霜與歲月的老樹前，一陣摻雜了回憶的清風在我腳邊不經意掠過，敲醒了在時間中沉澱了許久的我。

在那個只懂與自己的影子捉迷藏的年紀，母親經常帶我到這個山頭玩。在一片綠草如茵的世界裏，她沉醉在無垠的青海，而我則墜入自己的幻想空間中，偶爾與花兒們搭訕，過得好不快樂。

然而，我們誰也沒有發覺，時間是怎樣走過的。

在一個偶然的下午，秋意漸濃，母親拉着我的小手，在落葉中緩緩走着。母親的腳步驟然停下，拉一拉我的手，道：「女兒，你看看面前那棵樹。」我吮了吮嘴，眼睛漸漸向上看——一棵瘦弱的樹佇立在我面前，乾癟癟的枝桠似是一對對無力張開的手，而那些細密而曲張的枯枝形成了一個荒廢了的蜘蛛網，只任得灰塵寄生。我的心裏頓時泛起一陣憐憫，透過稚氣的眼睛，我第一次感受到生命消耗到盡頭，大限已到的無力感，輕如毛，薄如紙，似是會隨風消散的虛無，亦似是無力掙扎的束縛。

我疑惑地問：「媽媽，它是要枯了嗎？它的限期到了嗎？你看它皮都皺光了，樹葉都離開了。它還可以怎麼辦？」

母親開懷地笑了笑，摸了摸我的頭，說：「它不會枯的，

傻孩子。生命到了盡頭後，會綻放出更耀眼的光。要不我們打個賭，看看明年這棵樹在春天時會否再發葉開花，好嗎？」

我伸出了尾指，與母親蓋了個印。

然而，我們誰也沒有發覺，時間是怎樣飛過的。

轉眼間一個冬季，把一切希望都帶走後，大地果然從生命盡頭中活過來，循環不息。我看見樹上長出新葉的瞬間，帶來的是一種歡愉及微妙的幸福。這是我第一次從大自然，不，是從生命中領略到的。

我看着母親那一故溫柔的臉容，雀躍地說：「你看，它死去了，但又活過來了！」

她欣慰地說：「對啊。有時候一瞬並不代表永恆。每一次的蛻變都只是為了變得更強。生命亦因消逝而不會再有任何的限期，超脫會衰老、有限期的軀殼。至於人的生與死呢……」她頓了一頓，摸了摸我的臉蛋，摟我入懷，道：「你長大了便會明白……。」

然而，我們誰也沒有發覺，時間是怎樣掠去年華的。

在純白的佈景下，連母親的臉都是白的。我的眼淚從臉尖落下，滴到她那被藤蔓攀附的雙手。那些曾經纖巧的十指，待我回過神來，竟也形同枯枝。

母親微微睜開眼，乾澀的喉嚨吃力地擠壓出聲音來：「乖，別哭。」

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臉上，問：「媽，記得那棵樹嗎？你會活過來的對吧？」

我的眼睛佈滿紅絲，再次感到一陣撕心的苦痛。

「記得啊。生有時，死有時，不以物喜，不以物悲。我會活過來的，活在你的心裏。生命的意義遠遠超於它的軀殼，我的存在已超脫了身體的限制，不會再有一個固定的限期將我從你身邊帶走了。我，會永遠留在你的心內。」她緩緩吐出這一番說話，

嘴角微笑的弧度如往昔一樣。

直到我身邊出現了永恆的寂靜，我還拖着她的手。在苦痛的盡頭，我知道那會是一股寧靜，即使現在對於我而言，一瞬仍似是永恆，再沒有完結的一刻。

「媽媽，它要枯了，對嗎？」女兒睜着眼睛，憂心地問我。

「不會的傻孩子。」我頓了頓，道：「要不我們打個賭好嗎？」

是的，我又再一次蓋下手印了。

我和女兒，又是另一個循環的開始，再沒有限期。